

宝文堂通俗小说

冬眠人

宋喻吾等著



目 录

卷首语·····	(1)
冬眠人·····	宋喻吾 (3)
紫星的覆灭·····	陇涤湘 (66)
人世奇悲·····	毛道德 (100)
复仇信托公司·····	罗·达尔著 陈珏译 (151)
山旮旯里的“贵妃”·····	张玉泉 (175)

卷首语

“宝文堂通俗小说”，是一套专发中短篇通俗小说的大开本中型文学丛书。

中国通俗文学有着丰厚而优秀的传统，八十年代勃兴的通俗文学，虽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正是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通俗文学有着广大的读者群，而满足这数亿人口的读者，正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去的十年，文学界有些人对待当代通俗文学，或采取放任自流、不屑一顾的态度；或一会儿打击斥责，以西方现代派为高级，视中国传统、中国气派的大众文学为低级，一会儿又盲目推崇，片面强调文艺的商品价值，采取忽冷忽热、忽左忽右的态度。

我们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恰当的。为最大多数人服务，而又深寓教益，鼓舞民气，振奋民心的作品，应该积极提倡。中国的书刊市场和出版业经过大力整顿以后，事实证明通俗文学书刊的需求量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为迎接九十年代的来临，繁荣文艺创作，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团结全国通俗文学作家，我们特地编辑出版了这一套丛书，专门发表格调高尚而又趣味横生、真正雅俗共赏的当代优秀俗文学作品。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和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的方针，发表当代创作的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它的标准是什么？数典忆祖，《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即是我们的楷模；综观海内外，那些具有深刻社会内容，而又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艺术手法的“畅销书”，则是我们的参考。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通俗文学家：港台的金庸、高阳，大陆的赵树理、张恨水，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直面人生而又能于国情民风有益的思想内容，雅俗共赏而又能给读者心智以滋养，令

人在愉快的休息、有趣的阅读中，获得心灵的快慰。“宝文堂通俗小说”，就是要发表这样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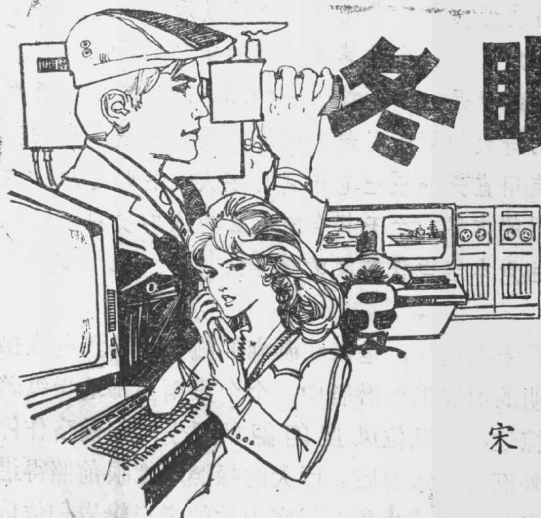
这一集，共收科学幻想小说两篇，世情小说三篇。

科学幻想小说是通俗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美国，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单行本和集子）大约在1600种左右，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根据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数量之大，耗资之巨，观众之多，也是首屈一指的。在中国，五十年代大量翻译国外的科幻小说，出现过一次科幻热；八十年代初，国内科幻小说创作勃兴，出现过第二次科幻热。但是不久，在科学界和文学界发生了“科幻小说到底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科幻小说受到“不科学”的指责，竟把第二次科幻热给压下去了。

但是事实证明，由于科幻小说具有强烈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在国内仍然拥有相当广大的读者：图书馆里最残破的书籍，科幻小说仍占极大比例。特别是一九九一年的国际科幻大会决定在中国召开，说明中国领导人对科幻的重视，更标志着中国的科幻创作又将再次掀起一个高潮。为了迎接这次科幻大会的胜利召开，我们选发了两篇科幻中篇。其中《冬眠人》描写一个“冬眠”达六十年之久的科学家醒来以后如何落后于社会，处处地方不能适应（此文写于一九八〇年，后来曾由某出版社印了四万多册，但在“不科学”的指责下，全部化为纸浆了，这次重排，未作任何改动）；《紫星的覆灭》描写的是科幻小说中很常见的主题：智慧生物在星球濒临毁灭时如何逃往另一星球上去继续定居并继承原有的科学与文化；作者没有把未来的现实写得非常凄惨恐怖，而是充满了信心，显示了智慧生物完全可以战胜自然的潜在能量。

另三篇世情小说，《人世奇悲》写好莱坞超级女影星遭受成了大资本家的生身之父蹂躏并杀害的人间惨剧。《复仇信托公司》是一篇荒诞小说，写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无奇不有的奇怪职业。

《山晃脊里的“贵妃”》，写农村妇女通过劳动致富并改变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文章不长，但都赋有新意，值得一读。



冬眠人

宋喻吾

一、一具六十年前的男尸

2036年7月28日上午，在宽大明亮的渤海电视台采访科录像室里，清秀俊俏的女科长魏念华正面对着大屏幕半倚在沙发上，一面聚精会神地审视着记者们通过微波刚从各地发回来的最新新闻，一面熟练地操纵着工作台上各种转钮和按钮，把她认为需要的新闻图像录制下来，送进储存库，然后分别轻重缓急，在不同的节目中，依次播出。

随着彩色屏幕上海滨风光的出现，传来了王牌记者唐震那浑厚有力不紧不慢的男低音：

各位观众，现在播送刚刚发现的一桩奇迹！一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弄清真相的谜一般的奇迹！今天凌晨，海底游览长廊施工队在开凿二号隧道的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两立

方米体积的密封装置。市科学院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派出了海洋、地质、生物、医学、化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到现场考察。初步认定：这项装置是六十年前——1976年7月28日凌晨在唐山一带发生的特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岸崩塌被埋进海底的。现在专家们决定用直升飞机把它吊到科学大厦暂时停放，然后妥善研究启封的方案。至于将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请观众同志们随时注意本台电视新闻的报导！

随着伴音在屏幕上出现的，是海底游廊的施工现场。电视摄像机的镜头，从透明的海底工程潜艇中一个个聚精会神地操纵着各种仪器的人群中掠过，在几位风度翩翩的科学家面前略作停顿，就摇到了潜艇外面的深水海底。巨大的探照灯把眼前照得湛蓝，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在海底山林的巍巍巉岩和依依芳草中穿梭般游来晃去。潜艇正前方的几只机械手，正把两条从海面上垂下来的强拉力尼龙软索绳套套在一个已经从海底淤泥中清理出来的绿色长方形金属箱上。操纵台上的信号灯一亮，尼龙软索逐渐绷紧，长方形金属箱也就离开了海底渐渐上升。由于工程潜艇随着升起，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个长方形金属箱终于被提离了水面，吊在一架停止不动的直升飞机下，接着就晃悠悠地往科学大厦那边飞去了。

一个念头从魏念华的脑海中闪过，她一边把录像送进了储存库，切断了电源，一边把转椅向左转了九十度，打开了市内直拨电视电话，熟练地按下了一组数码按钮。一阵轻微的流水声响过以后，银光一闪，电视屏幕上立即显现出唐震那张笑容可掬的小白脸，接着，响起了他那甜丝丝的深沉的男低音：

“是你吗？亲爱的！有什么最新新闻要我去采访吗？”

魏念华皱了皱眉头：

“是我。不过不是你的亲爱的。你这个王牌记者，今天是怎么搞的？密封装置的报道有头无尾，这样子就算是交了差了呀？你自



“已看看能通得过吗？你现在在哪儿？”

还是那不慌不忙的甜啦啦的声音：

“请不要激动，我亲爱的——科长大人阁下！小子无能，这台摄像机也提了好几年了，报道新闻的及时性和完整性，多少还知道点儿。请您不要着急，我现在就在科学大厦，正在施展新闻记者钻头觅缝的绝技，不采访到密封装置的内情下文，誓不班师回朝呢！”

“有点儿头绪了吗？”

“刚刚有了点儿端倪。这是一台海洋探测装置，工艺上很落后。不过，单就密封技术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要不然，里面的尸体早就腐烂啦！”

魏念华眉梢一挑，睁大了眼睛：

“怎么？里面有人么？”

唐震故意把嘴一撇，把眼睛一斜，装出一个逗人发笑的鬼脸儿：

“不！不是人。是尸体！这跟上个世纪咱们的老爷爷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请出来的老太太可大不相同——不单他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而且好像还是昨天刚停止了呼吸似的！不过，也许正因为这样，从新闻的角度说，倒显得没什么价值了！”

“为什么？”

“事情很明白：旅顺博物馆里陈列的木乃伊，可以吸引中外的游客去参观；而渤海医院里的太平间，却从来没有人去问津光顾。”

“混乱而荒谬的逻辑！”魏念华抿了抿小巧的薄嘴唇，有些生气了。

唐震从袖珍式微波电视电话机上看到了魏念华的微愠，随即闭眼缩脖子，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来说：

“啊呀呀！尊敬的科长大人，您可千万别发火呀！一发火，不单会破坏了您那秀丽的面容，据说还会缩短寿命呢！”

唐震的插科打诨，使得魏念华再也绷不住劲儿，不由得又“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你正经点儿好不好？”

唐震应声敛容，手按前胸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说：

“这正是鄙人由衷愿意的。现在，请允许我正正经经地向您请求：咱们结婚吧！”

“好哇！你是应该结婚了。有个厉害点儿的妻子管着你，就不会跟谁都胡说八道了！”魏念华又收敛起笑容。“至于我，信仰独身主义！”

唐震从荧光屏上看到了魏念华那冷漠的神态，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心里话，他早就偷偷儿地爱上自己这个既能干又美丽的顶头上司了。为了获得她的爱情，他不知道在她面前献了多少殷勤，讨了多少好。近一年来，他采用半真半假的战术，发起了持续的进攻，遗憾的是：她好像一枝有刺的玫瑰，防范严密，无隙可寻，到头来依旧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魏念华见唐震的冲锋又一次被自己的强大火力压了回去，会心地笑了笑，接着下了一道指令：

“等着我，我马上去科学院！今天上午咱们一定要把这具神秘的男尸录下像来，在下午的本市新闻节目中播出！”

不等唐震回话，噗地一声，魏念华把电视电话机关上了。

二、拒绝采访

医学科学院大门里的电梯旁，助理研究员陈静拦住了正要按电钮的魏念华和唐震，彬彬有礼地说：

“记者同志，很对不起，办公室有通知：关于海底沉尸的情况，今天依旧无可奉告；第二研究室的大门，依旧禁止一切外人入内。请你们二位不要上楼了。”

“你们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由于接连几次的采访都被拒

之于门外，唐震不免有些火气上升，激动起来，把一个记者所应当具有的冷静和风度全都忘掉了。“有关密封装置和海底沉尸的消息，我们播出去已经整整一个星期，现在每天都有上千的来信和电话催问下文，要求播放检验尸体的录像，你们却把这具尸体珍藏起来，谁也不让看，这是为什么？我以本台二百万观众的代表的名义，坚决要求明确的解释！”

面对着因不满而激动起来的记者，陈静倒是没有发火，嘴角上依旧挂着外交官式的微笑，不阴不阳地回击说：

“对不起，我只有执行命令的权利，没有向你们作解释的义务。”

唐震吃了一个窝脖儿，正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魏念华不愿自己的同伙受窘，接了下茬儿：

“那么请问，谢绝采访的命令是谁下的呢？”

“第二研究室主任艾柯博士。”

“艾柯博士？一定是个白胡子秃脑袋面孔冷冰冰的老古董吧？”唐震缓过被噎住的那口气儿来，立即反唇相讥。

不等陈静回答，从背后传来了一个柔和的女中音：

“您猜错了。我就是艾柯。有朝一日我当然免不了会有白头发的命运，只是白胡子的荣誉，却是永远永远不会有的了。”

魏念华闻声急忙回过头去，站在她身旁的，是一个端庄稳重仪态大方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女学者。她就是三年前在死亡人体的器官冷藏与复活方面取得特殊成绩从而荣获医学博士头衔的艾柯。拿她的年龄跟她在国内外医学界所享有的赞誉相比，她确实显得太年轻了。从她那微微翘起的嘴唇和深沉凝视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对唐震刚才那句颇不高明的玩笑是相当反感的。魏念华一周来数次登门，还是头一回见到艾柯，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可以探听海底沉尸下落的机会，就岔开她的话茬儿，单刀直入地说：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这个星期，我们已经是第四次登门

采访了。有关海底沉尸的一切消息，既然是您封锁的，那就请您向我们的电视观众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吧！”

艾柯略为迟疑了一下，就把右手伸向电梯，作了个邀请的手势，说了声：“请！”陈静见主任发话了，就按了按墙上的电钮，把电梯的门儿打开，请客人们先上。

自动电梯平稳而迅速地上升，几乎连一点儿噪音和不适的超重感都没有。在乳白色的柔光照耀下，唐震不由自主地把眼光转向了艾柯，装作若无其事地打量起近在二尺之内的这位年轻的女博士来：她那肥瘦适中的瓜子脸白皙而细嫩，只是脸颊上那少女的红晕已经退去，而在眉心中间，却又过早地刻下了两条浅浅的竖纹，似乎记录了她生活经历中有过的某种痛苦与不幸，又似乎正因为有了这两条纹路才足以显露出她那娴静的性格和深沉的气质。一对刚强、坚毅、深邃莫测的眸子，配上一副淡绿水晶的护目镜，显得格调十分和谐而高超。他饶有兴趣地拿她跟旁边的魏念华相比较，发现两者固然都很美，但是基调却又迥然不同：如果说一个是热情奔放的华尔兹舞曲，另一个则是悠扬雅致的田园交响诗……。

电梯停在十七楼。艾柯在她那间充满着石炭酸气味的研究室里接待了这两位带着火药气的电视观众代表。刚坐下来，唐震就急不可待地发起了进攻：

“艾柯博士，请问您有什么权力在这一个星期内把那具海底沉尸据为己有呢？”

“不是的。”面对着唐震的挑战，艾柯一点儿也不激动，只是微微摇头，冷冷地回答。

“您否认？不正是您下的命令：不许任何记者接触它吗？”唐震加强了火力。

“是的。”艾柯微微点头，回答依旧是那么冷漠。

对于艾柯博士这种十分简单但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答复，连一向颇为冷静沉着的魏念华也有些沉不住气儿了。她欠了欠身

子，声音不大但却相当有力地发问：

“那么，对于这件轰动全国甚至震惊了全世界的大海沉尸之谜，您的答复，就是‘不是的’和‘是的’这五个无法理解的字吗？”

“请注意，‘拒绝采访’和‘据为己有’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请不要混为一谈！”艾柯依旧极为平静地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您这是无理狡辩加上咬文嚼字！”唐震伸长了脖子憋红了脸，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不！”艾柯依旧神态自若地泰然端坐，纹丝儿不动，只是又一次微微地摇了摇头，略停片刻，这才又补充了一句：“我不善于玩弄词藻，不过却喜欢概念准确！”

“那太好了！干我们这一行的，最讲究的就是概念准确！”魏念华甩了甩长发，自豪地侃侃而谈。“请问艾柯博士，您将用什么确切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向国内外关注这一事件的亿万观众解释，您到底为了什么原因，不让他们从屏幕上看到这具六十年前的海底沉尸呢？”

尽管魏念华那颇不友善的带刺儿的语言已经刺伤了艾柯博士的心，但是她依旧保持着一个科学家的冷静和沉着，只是略皱了

皱眉头，就又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这很简单。比如说，要是有个生物学家，在原始森林中发现一种被人们认为早就已经绝迹了的史前动物的遗族，那么，是把它打死了，做成标本，收藏在博物馆里供大家观赏好呢？还是把它保护起来，叫它繁衍生息，供科学家进一步研究的好呢？”

唐震听艾柯提出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来，不假思索，当即脱口而出地回答说：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留下活的，才能对它进行全面的观察和研究啰！”

没有想到，这一次魏念华居然反对唐震的论点，据理反驳说：

“不对！这种偷换了大前提的譬喻是荒谬的、不合乎逻辑的！您据为己……”刚说到这里，她看到了艾柯博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又一次提出了抗议，急忙又改了口：“您保护起来的，是一具死了已经六十年的尸体，他本来就只是一件标本，用不着谁去杀死他了。”

“您错了，记者同志！我不妨可以向您透露一点儿目前宣布似乎还太早的消息：我正在全力抢救的，不是一具腐尸，而是一个机体完整无损的冬眠人！”

“啊？！”这意外的回答，把两位广闻博见的新闻记者吓了一跳，惊呼了一声，目瞪口呆地傻愣在那里，都不知道该问些什么、说些什么是好了！

三、初会冬眠人

魏念华和唐震跟在助理研究员陈静的身后，下到离地面三十米的地下实验室。这是在上次会晤以后的第七天，艾柯博士实践自己的诺言，主动打电话邀请他们前来的。也就是说，今天已经到了他们协议中的那个“适当的时候”了。不过，也还有附加条

件，那就是禁止摄影和录像。

一迈出电梯，魏念华就觉得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感猛地向她袭来：阴风惨惨的通道低矮而幽暗，像是通往墓穴的隧道；皮鞋踏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的囊囊声，在这个特殊的狭长型共鸣箱里被扩大成令人发悸的隆隆回响，经久不息；一扇扇铁门在她面前自动打开又在她背后无声地合上，似乎把来人关进了与世隔绝的地狱里一般；加上她们那一身雪白的长大褂工作服，又给这漫长、幽暗而阒无人迹的地下通道凭空增添了几分阴森森的感觉。迈过了最后的一道铁门，她们跨进了一条宽阔、明亮、以蓝色大理石为基调砌成的走廊，铺着厚厚的长条地毯，走在上面，悄然无声。用光电管控制的柔和的灯光，随着她们的到来，在面前一盏盏自动亮起，又在背后一盏盏自动熄灭。这突如其来的万籁俱寂，使魏念华的心猛然一缩，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却伸手一把抓住了唐震的胳膊。但是她立刻感觉到了：她所赖以支持自己的这条胳膊，竟也是嗦嗦发抖的。理智告诉她，他的颤抖，绝不是由于地下室温度过低所致，而当她微微抬起头来去察看他的时候，发觉他的脸上竟然苍白得毫无血色，而从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却是惊疑，是惶恐，是忐忑不安。她猛地把手缩了回来，昂首挺胸，又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心里好像吞下了一头苍蝇那样叫人起腻，令人恶心。她从厌恶他的胆怯，进而又厌恶起自己来：“我去拜访的，不是个我等待已久而且即将复活的冬眠人么？这有什么可激动的？又有什么可怕的？即便是一具尸体，也用不着那么害怕吧？”

她强自镇定下来，迈着不稳的步子跟随艾柯博士走进一间门上标有“地下实验室第16号病房”字样的房间。走进门去，只觉得灯光黯淡，寒气扑面，除了四堵墙壁和一扇与邻室相通的房门之外，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艾柯博士按了按墙上的电钮，房门旁边有一块活动墙壁徐徐上升，露出一处高有二尺宽约三尺的窗户来。透过窗户上的玻璃，可以看见内室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宽大的病

床，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一具男尸，盖着一条雪白的被单，在更加黯淡的浅绿色柔光下，隐约可以看见一张毫无生气、惨白如纸的脸。病床的一侧，放满了各种各样医疗器械和仪器，有粗细不一长短各异的电线和橡皮管跟被单下面的尸体相连。魏念华心想：就是这么一具挺直僵硬的尸体，艾柯博士怎么竟会寄予起死回生的希望呢？

艾柯看了看两位站在窗前发愣的客人，不打一声招呼，却管自又按动了另一个电钮。在她的面前，另一块活动墙壁徐徐上升，露出来的，却是一个镶嵌着玻璃的壁橱，里面大大小小方的圆的各种仪表琳琅满目。她认真地检视了仪表上的数据，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才显得特别高兴地笑着对魏念华说：

“他的心脏跳动得很有力，很正常，我看，至少还能再跳六十年！”

这句话，说明艾柯要使这具在海底埋藏了六十年之久的沉尸重新复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两位客人，尽管各人的心情并不一样，但都不约而同地吐出了一口长气，紧张的心情，也一下子松弛下来了。这时候的魏念华，精神突然振奋起来，嘴角上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把原来挎在肩头的一个式样新颖的乳白色小皮包随便地往左腋下夹，全身趴到了窗台上，兴致盎然地仔细端详起这位葬身海底六十年居然又复活了的神话般的人物来。

可能是由于内室的光线太暗吧，只见魏念华一会儿探头，一会儿踮脚，总想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清这具即将复活的海底沉尸的面貌。她仔细观察了足有五六分钟，这才转过身来，笑着问艾柯博士：

“看起来，他可能是个相当漂亮的小伙子，只是脸色还太苍白了点儿。他现在有知觉吗？”

“还没有。”

“那就是说，不久他会有的？”

“应该是那样。”

“您是采取了什么方法，让这个死了六十年的人又重新开始呼吸的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听到这个十分普通的问题，艾柯的脸却陡地红了，而且还例外地没有及时、简洁、准确地回答问题。过了好长一会儿，这才支支吾吾地说：

“这个……”她顿了顿，努力想把问题答复得完满些。“主要还得感谢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场就发生在这里的大地震突然袭来的时候，他被深深埋到地壳的裂缝中去了。由于密封装置内调节气温的设备受到损坏，温度急剧下降，他被速冻在座位上，机体却没有受到重大的损伤。根据现代医学技术的条件，冻僵冻死的人，大都可以救活；只不过他冻死的时间太长，救治的困难不免要大些罢了。”

唐震一听原来是这么回子事儿，不由得又嚷了起来说：

“事情既然不牵涉到保密问题，那为什么你不许我们采访录像呢？”

艾柯博士指了指仪表柜里的温度计和病房里的灯光说：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这间地下病房里温度很低，灯光也很暗；要是早两个星期，温度还要低得多，灯光也更暗些。这是因为如果室温和他的体温相差太大，就会发生热水烫冻梨的恶果；要是灯光太强，就会像突然登上雪山的人患雪盲症一样把他变成瞎子。现在你们总能理解当时为什么我要下令谢绝记者采访和录像的原因了吧？”

“那么，现在可以录像了吗？”魏念华十分关切地问。

“不，还不行。”艾柯斩钉截铁地回答。

“难道还会有碍于他的恢复吗？”

“这个……”艾柯又顿了顿，“是由于另外的原因。”

“您可以解释吗？”

“暂时不能。”

“嗯？”

“……。”

被允许逗留的时间到了，艾柯的“暂时不能解释”，魏念华也不便苦苦追问，就和唐震两个向博士握手告辞，走出了地下病房。当她们俩走进了电梯，唐震惋惜得直捶自己的脑袋：

“嗨，遗憾，遗憾！忘了带微型摄影机了。要不然，今天就可以用微光敏感胶片把复活的冬眠人偷拍下来介绍给电视观众，管她艾柯有什么不便解释的原因呢！”

魏念华嘲讽地瞥了他一眼，颇为得意地说：

“事后的先知，失败的勇士！我倒是有些怀疑，即便艾柯博士供给你一台录像机，你能拍下几个好镜头？就在三分钟以前，你还一直在发抖呢！”

“什么？哈哈！刚下来的时候，我确实紧张过一会儿。不过，您呢？一把紧紧抓住别人的胳膊——一个并不亲爱的人的胳膊，大概也不是什么勇敢的行为吧？”

这样击中要害的反唇相讥，确实使魏念华感到很难堪。她晃了晃肩上挂着的乳白色手提包，用一种神秘的语调还击说：

“等咱们上了车，再来证明谁是胜利者吧！”

话音刚落，电梯已经到了地面一楼正厅，停住了。当双扇门缓慢地向两边开开，他们正要迈出电梯的时候，忽然发现助理研究员陈静就站在门口恭候，等魏念华走出了电梯，这才彬彬有礼地说：

“魏念华同志，艾柯博士让我代表她向您致意，同时冒昧地请求，把您那新颖小巧的手提包留下作个纪念。”

“什么？！”唐震吃惊地张大了嘴。“有这样指着名儿向人家敲诈勒索的么？”但是当他看到魏念华那副惊慌失措的窘态，方才恍然大悟了：“哈哈！一只没本事的馋猫正在偷嘴吃，却叫主人当场抓住了！”他幸灾乐祸地飞了魏念华一眼，笑着对陈静说：“小事儿一段，不成问题！我们的科长大人，一向是慷慨大方的！”